

## 第七章 結 論

孟姜女故事在基本結構的情節單元的發展上，是不變地恆久反映著人心的共同意識與願望。春秋的「杞梁妻辭郊弔使君王親祭」本事，戰國多了「迎柩善哭」的說法；楚漢相爭後，出現《列女傳》的「杞梁妻哭夫崩城而後投水」的傳說；走過五胡十六國後，唐初變生出「秦朝孟仲姿為尋夫骨哭倒長城」的傳奇異文；跨進了五代十國，宋朝以後民間廣為流傳的是「孟姜女送寒衣戲秦王」的故事；民國以來，孟姜女故事不只是在民間口傳故事上多方發展，更在一九八三年采集到長篇敘事吳歌《孟姜女》，鍾敬文先生簡介說：

孟姜女 漢族民間敘事詩。流傳在江蘇省吳縣一帶。全詩長達兩千餘行。根據民間傳說《孟姜女的故事》再創作。主要寫秦始皇抓夫修萬里長城，他在夢中得知修萬里長城要死民夫一萬人，要尋一個叫萬喜良的人可免。于是，他下令捉拿萬喜良。萬財主的兒子萬喜良在家人的幫助下逃出，藏入孟員外的後花園，與小姐孟姜女一見鍾情。孟員外的家人阿興有心娶小姐，見萬喜良奪走了小姐，便到縣衙告發，萬喜良在新婚之日被抓，死在長城下。孟姜女千里尋夫來到長城，她滴血認骨，又被貪色的秦始皇看中。孟姜女向秦始皇提出必須厚葬丈夫的三個條件，三件事完成後，她跳海自盡，誓死忠于萬喜良。死後變成蠓飛子，專追咬秦始皇。全詩揭露了秦始皇的殘暴不仁，歌頌了孟姜女忠于愛情，不貪圖富貴的高尚情操。<sup>1</sup>

這篇敘事民歌基本上是以(仙女卷)為底本之故事情節：1.神仙投胎，孟、姜分瓜；2.壓勝築城；3.窺浴成親；4.夫死填埋，尋夫歷險；5.哭城尋骨；6.利用

<sup>1</sup> 見鍾敬文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上)》「史詩、敘事詩」(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p.607。全文見姜彬主編 吳歌學會編《江南十大民間敘事(長篇吳歌集)》其中第七為《孟姜女》，由姚永根唱，馬漢民、柏金星記錄，馬漢民整理。(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9年6月第1版), pp.503-98。除「歌頭」和「歌尾」外，共有十節，二千餘行。

君王貪色，趁機提條件；7.投火殉節，雞犬升天。只是在細節上有了較大的變化，描繪細膩，運用大量的比興，使人物形象、性格、感情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增加了：孟姜女拾扇落水，藏身假山的萬喜良聞聲搶救。由是感激，交談中知其身世遭遇，更添同情，於是將他藏在自己的堂樓。萬喜良心急生病，孟姜女關懷服侍。不料消息走漏，喜良被抓，於是有「哭別」、「探牢」。在「尋夫」過程中，發展成歷經險難（山高水深、官吏刁難、差役敲榨、強盜威脅、妖怪攔阻等），以送寒衣表現出夫妻之間的深情。而對「反徭役、反暴政主題的加強」，更突出地表現在「秦始皇逼婚」和「孟姜女智鬥昏君」<sup>2</sup>。

孟姜女故事，據顧氏的研究說，是源起於春秋《左傳》的「杞梁戰死，其妻拒齊君郊弔」到西漢《列女傳》的「杞梁妻哭夫城崩，投水殉節」，最後流傳成民間故事的「孟姜女為送寒衣而萬里尋夫，哭倒長城，滴血認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但其中如何演變？由於發現初唐《同賢記》中「孟仲姿」一個筆記式的傳奇故事，於是搭起了從「杞梁妻」過渡到「孟姜女」的一座橋。顧氏據此認為，「杞良」就是「杞梁」，「孟仲姿」就是「孟姜女」，也就是春秋時代的「杞梁妻」，孟姜女故事是杞梁妻傳說經由歷代層累的結果。涓涓細流匯成大海。<sup>3</sup> 他並且擬出了歷史與地域的系統及其特種問題。顧氏以故事會歷時層累演進的觀點立論，似乎立意要尋出真相，但故事畢竟不是歷史，本身真假相混，如何說虛實，而顧氏又將史傳、文人之作、地方遺跡傳說與民間故事視為一體來研究論述，因此對故事情節的發展掌握不到重心而致迷惑叢生。觀其所論大皆以戲曲唱本為主，尚未及於民間口傳故事，這是他受到本身時代的限制，其實無可厚非。

在第一章的「緒論」中我們談到自從路工先生以時代背景、主角身份不同，認為因此杞梁妻和孟姜女兩者在內容上根本不同，而反對顧氏的看法。李福清則進一步地說，孟姜女的傳說是在民間產生的，是由於各種具體的歷史條件，它的情節才發生了變化；理由是兩人形象大不相同，杞梁妻是恪守禮法的節婦，而孟姜女則是為尋夫歷經險難的婦女；杞梁妻並無對暴君進行反抗的主

---

<sup>2</sup> 以上賀學君所論參見氏著：《中國四大傳說》，台北縣：雲龍出版社，1991年，pp.40-41以及p.71。

<sup>3</sup> 這是一個由量變而導致質變的好例子。

題；另外男主角的身份也大不相同，杞梁是戰死的武士，而孟姜女之夫則是修築長城致死的儒生。他們因為長城與秦始皇而認定「孟姜女」是一個深具人民革命意識而以「抗暴」為主題的故事。

不過，在民間孟姜女故事中，更深一層的意識是「天人感應」的信仰，由此相信因為杞梁妻「哭」得如此精誠，所以感天而動地使城為之崩，進而則使孟姜女可以感應魂靈，滴血認骨，甚至幾乎泣淚成血而使死人復生。而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分貧富貴賤存在中國人的意識之中，一直到五代以後，尤其是明代，因為大修長城，深懼因此而與暴君產聯想，而說是「修邊牆」以後，上、下階層對秦始皇的角色形象與安排才出現了正反兩種結果。

我們也考論說杞梁妻本身只是一個不知禮制的平民之妻，與孟姜女的富家千金在身份上雖不相同，但她們有一個共同訴求——「君王親祭」，要求還死者一個公道的「禮遇」，提醒當政者對民命的重視。因為杞梁妻拒郊弔，而齊莊公從善如流而親奠其夫，才引起儒者加以討論而塑造了她「知禮」的形象；因為傳說她投水自殺，使劉向說她是因失去「三從之依」而守貞殉節。從此在儒者文士的心目中，她就是一個知禮守貞的節婦的形象。可是在樂府中一直有「杞梁妻歎」的歌謠流傳，她是一個登高望遠盼夫歸的思婦形象，而這正是長城與秦始皇會先後加入孟姜女故事中的時代背景，進而再將隱身其後的秦始皇推上故事的舞臺。因此，我們推斷從來在民間傳說故事中，她就是一個因喪夫而哀哭至使城崩，因夫妻情深而不忍獨活的貞妻烈女。

由於杞梁妻無名無姓，因此隋末唐初時民間已經為她安了姓立了名，叫做「孟仲姿」，改成因為築長城逃役之夫為身份背景的故事，而以筆記方式著錄在《同賢記》中。《同賢記》之說其實具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可惜此書佚失不傳了。但在敦煌變文的《劉家太子變》中，也有引《同賢記》，寫楚大夫宋玉有一良友，託玉求官，宋玉將其友推薦給孟嘗君的說法。<sup>4</sup> 宋玉和孟嘗君兩人，八竿子打不在一起，卻有此說。那麼「孟仲姿」之說又有幾分可靠呢？其實若以書名應符合內容的慣例來看，「同賢」者，同其賢也。知古有賢女杞梁妻哭夫崩城，今亦相傳有賢如彼者孟仲姿，哭夫崩城，滴血認骨而後負骨以歸，因

<sup>4</sup> 見中華文化網 文學藝術 - 潘重規 -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六/六、前漢劉家太子傳 [http://members.nbci.com/\\_XMCM/cultureweb/](http://members.nbci.com/_XMCM/cultureweb/) 網頁

此而記之以傳世。兩人哭夫崩城的事蹟相當，但結局不同，故《瑠玉集》在引述之後，以「二說不同，不知孰是」作結。而觀《同賢記》作者之用意應如今之善書一類，但記己所聞知之事，甚且可能只是個人冥想，而不論其真偽；若其時傳說有一女子貞節如杞妻，而更賢之，如何不記之？且佛家不殺生，自殺尤為嫌惡，杞妻投水之舉，雖曰貞節，完全不符佛教義理，所以改易之；另創一更聳動人心的孟仲姿，能忍苦完貞守節且使夫君得以魂歸故里得享血食，則何者功德較大？若作者是存心如此偽造，亦自有其一番苦心之用意。此《同賢記》再現於變文之中，並非無因，因為可以做宣揚教義的資材。

中國人認為魂依屍骨，這是不問自明之事；而「孟姜滴血認夫骨」之說能深入人心，其實正是民俗將「血親之驗」的信仰推而廣之及於夫妻，相信以夫妻之深情至誠，也一定能使亡魂有所靈應；又加以中國民間企盼得以收遊子之骨以歸葬的心願，而遊子往往亦以能葉落歸根，魂歸故鄉為念，因此才有她望夫，而他也望鄉的故事產生，甚至遺跡化成石。此亦佛教極力宣揚火葬，亦不能為中國民間接受的原因。

如此說來，「孟仲姿」之說，是完全獨立於杞梁妻的異說。倒也不然，因為孟仲姿的丈夫叫「杞良」，又與《列女傳》所記情節相當，天人相感的主題相同，這正是其一脈相承的痕跡所在。雖然時代不同，結局不同，但情節主題相同，說明了從劉向以後，杞梁妻崩城之說傳誦不已，而且隨時演進，演成了「孟仲姿」的異文，由於深入人心，廣為流傳後，倒反為正，由量變而質變，使得異文成為正傳。但在民間故事中，它依然承續投水殉節之說在發展著；民間故事既是一種口頭創作，自然隨著說者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及本身的素養而使傳說的內容，隨之更新，以反應人心之趨向。這正是民間故事具有生命力之所在。否則，就像杞梁妻一般，一經劉向寫定之後，就被點金棒點住，雖然歷史地位金光燦爛，但也被定型了，從此不再有任何發展了。

除了《同賢記》的說法，又發現羅振玉影印的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中也有相同的說法，女主角叫「孟姿」。它較《同賢記》後起，大約是中唐，由其注之例可知，是在以《左傳》之說為注之後再加以當時的異說；可知《同賢記》中的傳奇在唐代如「杞梁妻」一般，也成為文人所熟習，發展至以後有僧貫休欲將兩者合而為一，人是「杞梁妻」，而事蹟是哭倒長城尋得夫骨招魂歸鄉；其後有《孟姜女變文》，為女主角另創新名，以「杞梁妻」為家庭背景，而以「孟仲姿」傳奇為本，另外再敷演出髑髏與「孟姜女」之對話，塑造她大慈悲心的形像。僧貫休與變文，兩者都有佛教的背景，而一為詩僧之作，刪去

了滴血認骨的情節；一為民間俗講，加入了酷吏、髑髏對話、祭文等。兩者增刪雖有不同，但都是合二說為一，而且就情節單元來看，「孟仲姿（孟姿）」、僧貫休的「杞梁妻」和變文的「孟姜女」，除了人名不一樣，三者其實都同樣是一個故事；反而屬於民間小曲的敦煌曲子詞的故事情節最接近民間口傳的孟姜女故事，有了范家父母，也有怒罵秦王的場景出現。因此，可說民間口傳的故事是真正的生命體，而其廣為流傳，連《列女傳》也不得不採入「崩城」之說，再以「三從」的禮教來加以曲解她「投水而死」的涵義。此後，文人逐漸加入創作，常自創異說，其目的在主導傳說的方向，也對後來的小說產生一定程度影響者，如王世貞《華周杞梁行》，說華周、杞梁各有妻，所以後來也有說孟姜女在往長城途中，碰到了華周、杞梁之妻。不過這種影響只是枝節，對整個故事結構並無法產生破壞性，而且在民間口傳故事中幾乎見不到影響的現象。因此，儒士雖然苦心思慮的為之設想，但依舊無法影響它與時俱進的發展方向，以及民苦則呼天的內在本質。

初唐以後，民間依舊以口相傳，唐末以後傳成了「孟姜女」，這是由於佛教人士採入變文中敷演宣講，四處流傳以後，民間也有了如「敦煌曲子詞」般的定本，說是「孟姜女，杞梁妻」，並循此而向話本、戲曲方面發展，越演越盛。五代以後，文人也只好信了「孟姜」之說，不過依舊擺脫不開史實經傳的羈絆，而說是「杞梁妻，名孟姜」，雖趨一同，但也各有所主。新的人物和歷史故事的再創造，往往是在民眾無意識的口述演說，以及文人有意識的筆記寫錄時所產生的史實和傳奇的混合體，一般在論述民間文學時，往往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文人之筆，認為其「民間分子」的純度不足，可是中國文官從來肩負著苦民之所苦與教育民眾以移風化俗的職責，而傳統上民眾的意識中也敬字惜紙，只要是書上說的，往往信以為真。所以在討論中華民族的集體潛意識時，這兩者都是不可偏廢的。如果以民間口傳故事為底本而加以改編，就如虎添翼，四處流傳，影響深遠。如拿江蘇的（仙女卷）來和出自民間素人口傳的長篇敘事吳歌《孟姜女》比較，會發現兩者在情節上幾乎沒有差異，這就是（仙女卷）能夠廣為流傳的主要原因。

文人雅士與平民大眾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潛意識——天人感應。不過，他們在輾轉描述和解釋故事的時候，都會不時添加上自己的心願，以自己的理念來描述排演自己認為理所當然的故事情節。而人心所向，往往異曲同工，並不因身份地位而有不同，只有透過這種共通的潛意識，中國民間故事中所呈現的民

間口傳與雅、俗等三線分合交互影響才成為可能。

筆者認為，史實的「杞梁妻」當然不同於民間傳說中的「孟姜女」，若以情節結構來看，西漢末劉向《列女傳》中的「杞梁妻」才是「孟姜女」故事真正的源頭，而民間口傳故事正是那個源頭的活水，這活水依舊流衍至今不歇。這個故事發展的關鍵期是在東漢時期，從王充的《論衡》一再引證以論虛實中，可知有關「杞梁妻」的傳說之盛。而《古詩十九首》中有「杞梁妻歎」的描述，說明已有唱詞流行於世，情節已然有定型化的趨勢。經由詩歌樂府而廣為傳誦，在志怪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曹植肯定了「崩山」，卻不信「崩城」之說，顯示故事流傳四方而有不利政教的發展趨勢，所以使有心之士亟欲加以導向。經過隋煬帝的暴政，到了初唐的「孟仲姿」就有了長城故事的加入，崩長城之說從此成為定論。

在四大傳說中和孟姜女故事最相近的是牛郎 織女與董永 七仙女(織女)的故事，董永的故事開始流傳的時期大約是在六朝，而孟姜女的前身孟仲姿的故事也大約醞釀於此時。牛郎與織女之相識、杞良與孟仲姿的相識都有一個因被窺浴而不得不許身的情節，七仙女的羽衣情節較接近外來的原始情節 天鵝處女型，而孟仲姿則已是經吸收而後本土化，加入了中國禮教的色彩。在男主角的身份上，董永是賣身，這和杞郎的入贅是相當的。因此，可以說孟仲姿的故事情節，在情境與身份上是套用織女系列的故事。試看在織女故事中有：織女織錦以貢呈御用而封官的情節，同樣地在孟姜女故事中也有姜女繡衣以貢呈御用而設計除奸的情節。而所以有如此發展，和唐代製寒衣的社會背景有絕大的關係。中國北方有十月初一上墳燒寒衣的民俗，這雖是因季節氣候需要的時令活動，但孟姜女故事也因加入送寒衣的情節，而使得故事隨之生活化，使她與民眾更加親近。在閩南「陳三五娘」的故事中，也有引用送寒衣的情節，可知加入了「送寒衣」以後，孟姜女的形象才在民眾的心中鮮活了起來。

故事的發展接著在《孟姜女變文》中演成說唱詩文的敘事長篇，由此四處傳唱，這種如戲曲說唱的腳本型式使情節結構的穩定性因此加強，也使得故事四處流傳演變而脈絡可尋。這是因為孟姜女故事在唐末五代由變文寫定之後，整個主要情節的架構也為之定型，經由說唱方式而四處流傳，以致各地異說紛起，使得材料越來越多，在故事的發展上，以有無秦始皇出場而分成兩種：

一，秦始皇不出場：這是依據《孟姜女變文》的情節再繼續發展負骨攜歸的過程，如同官的「女回山」之說，孟姜女累死中途，而臺灣則加進了淚滴枯

骨生血筋欲復活，土地公現身破壞好事，被罰守墓作后土的傳說。

二，是秦始皇出場，則在哭倒長城後，孟姜女與秦始皇見面，秦始皇欲納為妃，孟姜女開出條件後。他有二種下場安排：其一是如北方的寶卷、戲曲或子弟書等。若未尋得夫骨，會提出這項要求；若已尋得夫骨，則會提出君王親祭的要求。等條件達成後，孟姜女殉節，秦始皇感其貞烈，或賜玉帶，或建牌坊等褒旌貞潔的情節，故事至此結束。其二是如民間口傳的說法，在孟姜女殉節，秦始皇大怒，剝屍化成銀魚，或秦始皇被刀剛成銀魚，或落海變春牛等情節，故事至此結束。若故事未結束者，則發展成秦始皇趕山填海，再繼續向下發展成為「仙女變孟姜氣走道人，而使秦始皇相思痴病死」或「龍女化身變姜女以盜竇鞭，生子項羽復仇滅強秦」的全新故事。

筆者認為，有關秦始皇結局迥異的意義，如果從時代背景、地域民情，以及上下階級衝突矛盾的具體呈現等方面加以比對後，可以發現歷史人物在通過傳奇性的故事情節後，人物個性為之凸顯得更加活潑鮮明；而傳奇性的故事情節，也因為有史實性質的事蹟為證，於是使人真心相信所言為真。「把古人解決不了的歷史事實和社會制度解決」，這是顧氏所發下的宏願，在中國四大民間傳說故事中，只有孟姜女具有史實的成份，而學者的假史實在考據上雖無價值，但在民間故事的流傳上，卻可尋得傳承的痕跡；也由於文人之士的加入，使得故事更具可看性。這種透過文士記傳而民眾口傳兩者的融合之後，創造出新的人物和歷史故事，這就是史實的「杞梁妻」本事何以變化成「孟姜女」故事的過程。顧氏雖然未能解決史實轉變為傳說的關鍵，但也足以功垂不朽了。

通過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民間故事的發展歷程，雖然時代提供了背景資料、地區反映了民俗風情、人名變化則說明了語言文字的形誤與訛音的狀況，但應該注意它的主要情節單元演進的種種變化，而不在於時代、地點、人名的變化等枝節的考據，它們只能做為解讀故事，分析異同的重要參考。杞梁妻由無名無姓，到被賦予「孟姜女」這個美麗的名字，是出自民間敦煌小曲之中，由於引用了《詩經》中完美的形象，再透過如變文的宣講活動而寶卷改寫成為仙女來下凡間救苦救難，因此使得孟姜女故事更加深入民間而廣為流傳，而在中國民間文學深具其特殊性：

其一，是歷史性，她是在歷史上確實可考得的女性 杞梁妻善哭，可是又短短數語，卻眾說紛紜。而她擁有著獨一無二的主題 哭夫崩城、親送寒衣、滴血認骨。我們可以從主題的轉移來了解其所顯示的時代情境，她因知禮

而留名青史，流傳後世；因善哭而變國俗，可以推知戰國時之社會風氣；因崩城而知漢代天人感應說之盛行；因崩長城而知傳說之與時推進；因送寒衣而知唐時邊塞閨門相思兩端之苦；因滴血認骨而知夫妻至情親比血緣；而故事流傳地域之各富特色，則更難以縷述。

其二，是階級性：孟姜女故事雖有劇作，惜傳世甚少，與其知名度非常不相當。它也是未能發展成為大戲的民間傳說，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故事情節極易挑動上下階級的矛盾情結，一介女流，不自量力，竟哭倒長城，這不是對皇權的挑戰嗎！可是她又如此深入人心，深富政治性格與宗教色彩，因此令人不得不想利用之，所以在變文之後，在處理秦始皇下場的情節就分歧互往極端發展，更見其階級矛盾之深，衝突之大。在四大民間傳說故事中，沒有像它這樣，版本異說特別的多，地域與地域之間各有各的主調，彼此各具特色，使得她的爭議性也加大，即連男女主角的姓名也如她的情節一般隨時隨地產生變化。而這一切只因她是無名無姓的女性，可說是彰顯出女性之無地位，而也更象徵著廣大無名無姓的民眾。

其三，是悲劇性：在中國的民間故事中，孟姜女是少見的悲劇人物，甚至被認為是「苦孟姜」<sup>5</sup>。而由於杞梁妻的善哭投水，一開始就和哭調結合甚深，其後的尋夫哭城、滴血認骨無不是和喪祭有關，即連是遊戲水中、送寒衣也和上墳有關，因此在民間常和「目連戲」出現在超薦的場合上，而成為道士戲種之一，如紹興的翻九樓、閩南的司公戲。所以它雖流傳甚廣，深入中國人心卻難登廟堂之上，只因為她過於悲情，並不適合廟會等的喜慶場合。這或許也是她未能發展成大戲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其四，是民族性：這是中國人才能發出同感的故事。外國除越南一例以外，並不見流傳。因為她有三個重要的因子是外國沒有的，一是秦始皇，二是崩倒長城，三是親送寒衣。秦始皇的加入，使她的歷史性太強，非中國人難以感同身受她的悲情；長城的加入，使她受到地域的局限而走不出中國，因為外國沒

---

<sup>5</sup> 潮州歌仔 東畔：「東畔出有苦孟姜，西畔出有蘇六娘，北畔出有山伯與英台，南畔出有陳三與五娘。」見《歌仔戲四大齣之二 陳三五娘【上篇】》（蘭陽戲劇叢書<sup>◎</sup>，宜蘭縣：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11月初版）。P.17 引自（廣東潮劇院，1980；薛汕，1997）。



有長城，也無法想像怎麼會有人會去造一座從沒有兜攏過的城牆；寒衣的加入，使她富有中國民俗氣味，外國人可能也無法領略中國人「祭神如神在」的觀念，竟然是可以如此以實物付諸於禮儀的程序中。基於上述四點，所以她是深具民族性的，因為她是只有中國人才能真正體會了解的故事。

唯有透過對民間故事的了解，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史傳記載的「杞梁妻」何以會成為民間故事中的「孟姜女」，雖然這麼一個源遠流長的故事，在流傳過程中，產生很多異文歧義，但在民間故事中她的個性分明，敢愛敢恨，不畏強權又玲瓏獨具的形象，是千古不變的。孟姜女故事從「杞梁妻」以來發展了二、三千年，而且從民間故事中可以了解它還在發展之中。而我們看民間口傳故事中對秦始皇幾乎是一面倒的負面論述，可知不管有心的文士是如何存心去變造一個故事，人心自然有其淘汰的機制，不是外力所能加以扭曲的。從古詩十九首的「杞梁妻」，一直到長篇吳歌的「孟姜女」，民間永不枯竭的原創力，永遠呈現出一個活潑潑，富有生命力的孟姜女，相信唯有從民間故事情節單元的研究出發，才能真正掌握到故事所以變化的跡象，以及其所以不變的主題意識。

